

词性的理论基础，集合论还是类型论？

黄居仁

词性或语法范畴的理论基础为何？是+N/+V 这两个特征值吗？如果是，+N/+V 的理论意义为何？如果仅是‘具类似于名/动词的特性’，岂不是循环论证？为何<+N/+V>的特征集定义的不是同时具有动词与名词特性的动名词呢？词性的认知基础又是什么呢？如果名词指涉具体事物，动词指涉事件或抽象事物；那动名词岂不是分类错乱？如果名词的具体指涉，是认知上的最基本概念；那么众人熟知，牙牙学语幼儿说 **mama** 是想吃奶，说 **cheche** 是想玩玩具车。他们用的是名词还是动词呢？这些理论上的纠结，包括汉语语言学界对‘兼类’的持续讨论，其实是集合论下词性定义的不幸后果。在集合论下，分类是属于某个集合的标签。集合论虽然准许多重标签，但不准许把标签撕下。也就是说，分类的关系是固定的。近代哲学与数理科学界，早已发现集合论的分类系统对于描写自然现象，从罗素与怀海德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类型论 **Type-Theory**。不但现代数学（包括计算机科学），甚至形式语义学，都是在类型论的派典基础上建立的（**Type-Theoretical**）。类型论的基本假设，就是范畴/类型的定义，来自该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功能结合力。比如说，不及物动词这类的定义，就是可以与简单名词结合，完成句子的这一类语言单位。在某些环境下，语言单位可以升类或降类。比如动名词就是动词转类成为可以与其他不及物动词结合成句子的单位。比如‘我喜欢书’中的‘书’就是在语义上升类，得到‘阅读（书）以获得知识/娱乐’的意义。也就是说，除了根据意义定义的基本类外，每个语言单位都可能因为使用的语言前后语境的关系，需要在语法或语义上转类。换句话说，汉语的所谓‘兼类’仅仅是某些词汇有特别常见的转类关系。而类型论下的词性定义机制，可以直接以人类概念化中，以固定时间的连续变动概念（**SNAP**）描述时间持续概念（**SPAN**）解释。

参考文献：

Grenon, P., & Smith, B. (2004). SNAP and SPAN: Towards dynamic spatial ontology. *Spatial cognition and computation*, 4(1), 69-10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207/s15427633scc0401_5

Huang, C. R. (2015).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ontology: the enduring/perdurable dichotomy and Mandarin DM compounds. *Lingua Sinica*, 1(1), 1.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40655-015-0004-6>

Huang, C. R. (2016). Enduring vs perdurable: ontological motivation for language vari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Keynote Speeches and Invited Talks* (pp. 15-25).

<https://www.aclweb.org/anthology/Y16-1006.pdf>

Strik Lievers, F., & Winter, B. (2018). Sensory language across lexical categories. *Lingua*, 204, 45-61.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7.11.002>

Zhong, Y., & Huang, C. R. (2020). Eventivity and Auditory Modality: An Onto-Cognitive Account of Hearing Noun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From Minimal Contrast to Meaning Construct* (pp. 179-191). Springer, Singapore.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32-9240-6_13